



初堂遺藁

欽定四庫全書

明象上

周易義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者何象也曷為謂之天行

奇者陽之儀也陽儀一生陽象四陽究於三天之象也

究復始始終究因而重之乾之卦也陽成三象天乾成

卦象天之行矣天行可以象人之乾也日月星辰信四

時成歲功謂之天行曷為不言乾而言健言乾則健不

見言健則乾見君子者何法天者也曷為或言君子或

言先王或言大人或言后或言上以立制垂後曰先王

以立極盡人倫曰大人天直聰明君天下曰后臨下曰

上通乎卿大夫士曰君子有君道焉有師道焉曰君子先王孰謂謂文王也君子孰謂謂周公也以者何用也何用用健也強者強也強之然後安自強者何踐形之謂也自盡則無不備矣不息者何誠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往而不來則天行或幾乎息矣作而不繼人道或幾乎息矣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者何象也曷爲謂之地勢偶者陰之儀也陰儀一生陰象四陰究於三地之象也究復始始終究因而重之坤之卦也陰成三象地坤成卦象地之勢矣地勢可以象人之坤也地勢周而無窮

廣輪不可極故謂之地勢曷爲不言順而言坤象不取順也順不足盡坤健足盡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也獨言健者象所取也以者何用也何用用坤之厚載物也德何以言厚德者積而成也天積氣地積形德積善厚德何以載物民生於厚德若物生於厚地矣何謂載之任之也君子任天下之重厚德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論雲雷者何象也陽象四一爲天二爲雷三爲水雲者雨水之未降者也雷者出地者也凡一奇二偶之象三天交乎地之象也陽出地下而上以動者雷之象也由地中行而陷者水之象也冒地上而

下以止者山之象也曷爲不言水而言雲水在上而下者爲雨在上未下者爲雲雷雷何以皆曰雷雷在上下皆雷也曰雲雷竝至之辭也雲雷何以爲屯象也象何以屯屯者盈也待散者也雲上而不下雷動地中此以象時之屯矣以者何用也何用用屯也屯亦可以用乎時屯君子可以有爲矣君子用屯以濟屯者也經營之曰經理之曰論變而不失其常也亂而不失其治也經論或曰經綸子鄭子曰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謂之經論詩書禮樂周公之經論也孔子經論天下之大經曰春秋立天下之大本曰孝經知天地之化育其易象與當

文王與紂之時周公與管蔡之時孔子與魯定哀之時其文王周公孔子之屯與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者何象也陽象四其四爲山泉者何水也曷爲不言水泉者水之出於山者也故曰出泉出者出之之辭也山下出泉何以爲蒙象也象何以爲蒙蒙者穉也待養者也泉始出在山下達之則爲川矣放而至之爲海矣未達未至此以象人之蒙矣蒙而象之以泉也可以知人性之善矣泉必待於達之至之也可以知性成在學也蒙亦可以乎君子用蒙以立教也蒙使明之則蒙可發也蒙而自謂無蒙則

終蒙矣何謂果行畏難而疑者行不成果之果之堯舜亦人耳何謂育德德者養而成也飲食養其血氣也學問養其心知也行不可以惰成德不可以助長蒙有過有不及果行則不及者企育德則過者中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上於天自下上上曰上於往也天上不可極也雲上而往於天耳於者自此之彼之辭也雲上於天何以為需象也象何以需需須也少遼緩之則雨澤降耳以者何用也何用用需也飲食宴樂何言無為也遵養時晦文之需與王用享于岐山飲食宴樂之象與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何謂天與水違行違者行之相背離也天行轉西水行歸東天自上水自下故曰違天與水違行何以曰訟象也象何以訟訟者諍也待平者也水行違天亦至爭乎下行違上訟則有之矣公言之爭之極也訟亦可以乎君子以其所以訟欲其無訟也何謂作事謀始立制也均之差之經界正則無訟田者矣質劑明則無訟財者矣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土水下曷為謂之地中地下不可極也水田地中行耳地中有水何以曰師象也象何以曰師師者衆也待畜者也各川九百支流

初堂遺藁
九千地則容之矣兆民萬民君子則畜之矣君子以師
畜師也故曰以容民畜衆君子容民於田畜衆於里職
在司徒

☵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水行地中者也曷
爲謂之地上雨澤之潤也灌溉之滋也加地上乃滂於
地中耳地上有水何以爲比象也象何以比比者親也
二合而不可離也地上有水合而不可離之象矣先王
謂文王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先王也以者何用也
何用用比也九州之國千八百矣何以謂之萬國昔者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建者立也皆一時立

之與受事執壤奠焉卽我建之矣諸侯者衆侯也侯者
有國之稱古者伯子男一也侯上通乎公下通乎伯觀
乎王者皆稱侯氏焉親者何彼心悅而誠服也此好惡
同之比之象也

☱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者何象也陰象四一
爲地二爲風風者行乎天者也凡一偶二奇之象三地
交乎天之象也陰自天下而上以入者風之象也在天
中而麗乎天者火之象也自天上下降鍾焉說萬物者
澤之象也天上不可極也曷爲謂之天上天積氣也搏
扶搖而上者亦不可極也風行天上何以謂之小畜象

也象何以小畜小畜者養之小也聚而養萬物者莫妙乎風風行天上未及物也故曰小畜君子用小畜何用小畜懿文德也洽四國者莫如文德文德者以善養者也何謂懿之美之也何以美之文德之未及人者也小畜之象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澤者何象也陰象四其四爲澤上下者指事之辭也上天下澤何以爲履象也象何以爲履履者禮也天宜上者也澤宜下者也上下得其宜禮所起也君子用履何用履以履禮也辨者何分之也上替下下僭上則是無上下也何以辨之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有等矣拜跪坐立有儀矣定者何安也民不可以戶說也習之故安之志者何意所向也安其耳目則志定矣君子安民莫若禮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交者何象也天宜上者也地宜下者也宜上反下宜下反上上下之位未可以易也氣交之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謂之交天地交何以爲泰象也象何以泰泰者通也何以曰后天直聰明君天下曰后后何以以泰也財者何節之也節之然後能成耳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也秋斂而冬藏也輔相者何猶曰贊之耳天

地之宜四時異候也五土異物也然則后何以節之何以贊之贊天無失時贊地無失政曰贊之天有餘道地有餘寶曰節之也左者佐也右者佑也猶曰助之耳后尊也民卑也尊者乃助卑者乎民勤其力天地且猶助之而况后王乎民何以助之以節天地之道贊天地之宜助之耳財成輔相皆所以助民耳天地之泰育萬物也后之泰通三才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上地下曷爲謂之天地不交氣不交也天地不交何以爲否象也象何以否否不通也天地不通閉塞之象矣否亦可

以乎君子以否之道居否之時耳儉德德之嗇也難者時艱也難可辟乎以儉德辟之耳祿者有事者之食也能其事故祿可榮也食其祿難不可避也君子以儉德避難是故不可榮以祿避者先事之辭也與其難難亦不可避矣惟儉德故可以辭祿也榮以祿亦不可儉也是專利也君子塞其身斯嗇其行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火者何象也陰象四其三爲火曷爲謂之天與火交相與也天氣覆下也火性炎上也天與火何以爲同人象也象何以同人交相與者同人也天與火天陽象也火陰象也陰陽和是以交

相與也天至顯也火至明也交相與者顯而明同者正矣君子以同人而知不同者不可強爲同也族者聚也類者似也辯者別也物者品也以類聚以品分則各得矣同人之象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者何象也火何以在天上火者宿也心爲大火南方朱鳥之宿亦曰大火天上不可極也火亦在天中耳曷爲謂之天上白人視之在天上矣火在天上何以爲大有象也象何以大有火之中天也萬物長養之時富有之象也故曰大有君子以時之大有成君子之大業也惡者隱昧

之名善者彰顯之名惡之未成者遏使止之善之未達者揚使昭之命爵施祿大賚國邑富善人以順天長養之休命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地下也曷爲謂之地中山至高也地平耳山在地中可以謂地中有山不可謂山之非地也高高下下皆地耳地中有山何以爲謙象也象何以謙不敢以山之高加乎地則謙可知矣謙嗛也自卑自損之謂也君子用謙之道博矣掬取也益加也取諸多者以加寡也稱者均齊之名施予也稱物則施平矣多寡平稱天人之道也君子以謙

之道得桴益之用以桴益之理知謙之道博矣桴或曰
哀聚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上何以知其出地雷自地而上者也奮者動之
至也雷出地奮何以爲豫象也象何以豫豫者喜之至
也雷奮則物莫不奮時豫則衆莫不豫矣先王以時之
豫豫之樂者何飾喜之制也先王孰謂作樂之王自黃
帝以下崇者充也德容充則行綴遠德音充則聲永諧
殷薦者何盛樂而進之也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稷祖也文王考也配以祖考

曷爲謂之以配對帝則言以配自祖考言則配者亦祭
之名矣先王之薦帝至仁配祖考至孝也樂莫盛於祀
天帝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動人心者莫速乎樂神降
示出祖考來格而况於人乎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此澤下也曷爲謂之
澤中雷動而之於澤不可謂澤下乃動雷也然則曷爲
不言雷動澤中雷非動於澤中也雷動而殷其聲之於
澤耳不常之辭也可以謂澤中有雷不可謂雷乃動澤
中也澤中有雷何以爲隨象也象何以隨隨者喜而相
從也澤說而動者隨之隨之象矣君子日出而視朝退

初堂遺集
聽政於路寢既夕適宴寢息耳嚮晦者既夕之時也君子嚮晨而動既夕乃從入宴寢而息雷始出地而動既震乃隨澤而收其聲君子以雷之隨澤而收其聲將復發也入宴息嚮晨復動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風在山下曷爲謂之山下有風風非起於山下也風落山故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何以爲蠱象也象何以蠱蠱者事也有卷者阿風凱則材茂矣鬱而長養之也事者亂而治之者也蠱亦可以乎君子有爲之時也振者濟也濟民而振起之事之大者也育毓也君子毓其德若山之繁其材矣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地上澤下曷爲謂之澤上有地據乎澤以視地耳澤上有地何以爲臨象也象何以臨臨者大也自高臨之也據乎澤以視地則地臨乎澤矣澤亦大矣地大益无疆也君子以臨之象知臨人者常有教養之責焉何謂教思思也教者欲令受教者思則言教未矣思深哉先得我心乎无窮者不竭之謂也容保者何容之又保之制其田里牧之樹畜容保民之政也无疆者保天下也教人者必使之說吾教有大乃能容澤之象也无窮盡无疆界地之象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傳風之
及物者也曷爲謂之行遇者無不順也當者無不偃也
風行地上何以爲觀象也象何以觀觀者觀也風至不
可見也地上物動則風之行可觀矣先王以觀觀天下
觀天下可以自觀也方者方岳也天子五年周乎方岳
之下省者何觀也何觀觀民也設者措施之也教者何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觀民之從教若物之從風
乎則政刑禮樂不失矣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此火上雷下也曷爲不言
火而言電從乎雷以爲言也雷電何以爲噬嗑象也象

何以噬嗑噬嗑者合也電之與雷並至者也先王以噬
嗑何以噬嗑之雷電合得聰明明威之用焉曷爲不言
刑而言罰王者不輕言刑明者罰必當罪也勅飭也正
也法者制也法正則無骫法者矣先王明以明罰而威
以勅法則民莫不寡過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上火下曷爲
謂之山下有火據見者之辭也山下有火光燭於山見
山之光知下有火耳山下有火何以爲賁象也象何以
賁賁者飾也火光賁於山若物之從而加文飾焉耳賁
亦可以乎君子於庶政則以賁於折獄則无敢以賁庶

政者邦國官府都鄙之典則法也明者何憲而示之也折獄者何斷其獄也折獄務得其實加文飾焉則民無所措手足曰无敢慎之也

☶ 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山宜在地上者也山上地下曷爲謂之山附於地不常之辭也見山之類然就於地耳曷爲謂之附附者託辭也高岸爲谷則不知其爲山矣附於地則猶知其爲山也地至厚也山附於地何以爲剥象也象何以剥剥者剝也漸削也漸削則盡矣山附於地日見其削也不常之辭也上非后乎曷爲謂之上凡臨人者有我下則我上也剥亦可以乎自戒也

下常不失爲下也上而剝求爲下亦不可得也厚下安宅何下者厚則上者安矣宅居也基厚則宅不壞矣何以厚之亦安之耳下安則上不剝矣地動則山剝矣

☳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雷在地下曷爲謂之地中地下不可極也雷未出地在地中耳雷在地中何以爲復象也象何以復復反也雷在地中之時一陽來復之時也先王以復之時行復之政至日者何日南至也日南至則復而北耳日短至則復而永耳日至曷爲謂之至日日至之日也關者門閭之通稱閉者固而重閉也冬令也商者資貨而行旅凡爲

客者也商旅各復其所居是以不行芻爲旣言先王又
言后先王制之凡爲君者守而行之也十有一月朔巡
守何以謂至日后不省方用是知唐虞用子丑之正與
日至之日巡守卒乃復之時也后自此月不省方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在天下
曷爲謂之天下雷行雷行天下若風之行地上皆據其
及物以爲言也然則觀何以不言物與而无妄言物與
風之及物可見者也雷之及物不可見也不可見何以
知物之與也以其无妄知之天下雷行何以爲无妄象
也象何以无妄妄者亂之在中者也无妄則中誠也中

之无妄者不必雷行而後无妄也雷行則物未有妄者
是故以雷行時之无妄象夫常无妄者也茂者何盛也
對者何遂也時者萬物茂對之時也萬物已茂對矣先
王何以育之先王以物之无妄暢茂昌遂也用至誠盡
物之性是以贊化育焉不誠無物故萬物育於无妄人
之生也亦生於无妄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山上
天下曷爲謂之天在山中地以上虛者卽天也升高山
者雲雨或在其下反至麓則遼絕在上矣陰陽和粹之
氣聚於名山廣谷之中天在山中何以爲大畜象也象

何以大畜大畜養之大也天在山中風雨露雷咸在聚以養物莫大矣寶藏之所與也君子以大畜畜其德也識者志不忘也前人之言往哲之行多矣多識務博乎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則我之德也我自得之以自養也多者聚而養也畜其德以一貫之於身心矣前言往行至德之所疑也

䷙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地上雷下曰地中山上雷下曷爲謂之山下殷其雷在山之下也發則上矣雷非定在山下也山下有之不常之辭也山下有雷何以爲頤象也象何以頤頤者飲食之養也口車輔之

名曰頤山常止者也因雷之動以養物口車亦止也因輔之動以養身君子以頤之有動有止也動爲言語常以止慎之動而飲食常以止節之山下有雷不常有之象也頤中有物不常有之義也

䷛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澤風也曷爲不言風而言木陰之上交乎陽也地之上交乎天也木亦其象矣木根地親天者也陰陽之各生四象也天也地也雷純乎天者也澤純乎地者也山自天交乎地成爲山也亦純乎地也火者地象參乎天是以爲電爲日水者天象參乎地是以爲雲爲雨爲泉木者地象參

乎天是以爲風木者陰上交陽之本象也何以多言風而僅言木八象皆取其妙萬物者爲言也何以知木其本象說卦先之矣滅者何漫也澤滅木何以爲大過象也象何以大過巨浸漫滅及木過之大矣可以象時之大過也大過亦可以乎君子以時之大過自得無大過焉獨立者何人皆過之君子獨中立耳何以不懼君子不疚於回遯世者何也世棄君子非君子棄世也世棄亦不入世故曰遯世无悶者有所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

☵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者何象也陽象

四其三爲水曷爲謂之水洊至陽陷陰中水之象也習坎水洊至之象也水洊至可以象人之習也坎何以獨言習若乾之言健矣然則何以復言坎言習坎不見也言坎習亦不見也以者何用也何用也習坎也重習之謂之習再相仍謂之洊不舍謂之常而不厭行以崇德也時習之教作事也禮君命大夫由士肆筵設俎而後進洊至之謂温故而知新習之之謂

☲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者何象也陰象四其三爲火曷爲不言火而言明明者火之用也曷爲謂之兩作陽麗於陰火之象也離明兩作之象也作者起

也明兩作可以象人之離明矣明非日乎明兩非日月乎可以言日不可以言月月者坎也然則曷爲可以言日明在上者日也在下者火也月者借明於日月之照物不可以言明火者濟日之窮故可繼日以作也大人倫之至也以者何用也何用用離之明兩作也何謂繼明大人以其明之照于四方或不照也用賢使繼之繼之非大人之明乎大人以之卽大人之明也大人之照于四方以其不自照也大人日也賢人火也

明象下

周易義說二

☶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澤下者也山高者也山上何以有澤氣相通乎山氣下通乎澤也澤氣上通乎山也曷爲不言山澤交而言山上有澤有者實有之不常之辭也山澤之氣通此其常也澤者水之鍾而聚也山上埒聚往往停聚爲池澤矣或有之事也氣相通之義象旣取之以象取女矣象之所取義又以山上有澤象之是故讀象者不可復膠以象也山上有澤何以爲咸象也象何以咸咸者感也有自外至而中應之爲咸天降霖雨山之岌者萃者莫或受之埒有停泉聚有停潦

中虛故能受也君子以是知咸之莫於於虛也虛受人者何我虛其中不自有也人之所有我亦受之矣患莫大於自有却衆有是故虛受則爲咸否則爲獨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者何象也相薄者也雷風相薄曷爲不言相薄從可知之辭也曰雷風竝至之辭也雷風何以爲恒象也象何以恒雷風相薄久之乃解者也恒者久也君子用恒得不易之義焉立者何有所守也方其義也立不易於義則非執一者矣恒風不可也恒雷亦不可也雷風之恒久而成相薄之功立方不易安而有能遷之善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山在天下也曷爲謂之天下有山山雖崇而高乎天自去之遠矣有山者遯之乎爲山也天下有山何以爲遯象也象何以遯遯者絕而去之之謂也天豈絕山以爲高乎山欲極至於天固不能也天高故也君子曷爲以遯以遠小人也君子絕小人而遠之乎君子自遠耳故曰不惡而嚴惡者親之而後遠之嚴者自不可近也交曰惡自矜曰嚴巖巖者小人也方茂爾惡君子自去之遠矣遯之乎爲小人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火可見也雷不可見

也不可見何以知其在上其聲迅而發是以知之雷
在上何以爲大壯象也象何以大壯人之氣力浸以
強也曰壯天之陽氣浸以至盛也亦曰壯莫盛於雷在
天上之時矣壯莫大也大壯亦可以乎君子以大壯自
立也人生三十而壯壯而自立於禮曷爲不言履於禮
而言非禮弗履自強之辭也強者強也強之然後安

☲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照明德明者何日也曷爲不言
火而言明出地上故曰明也何以謂之出地上日始出
也已在地上矣明出地上何以爲晉象也象何以晉晉
者進也日始出漸進者也至晝則中天矣君子以晉進

德也進德莫若以明明莫明於自照者也

☱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明者何日也曷
爲不言火而言日入乎地中而猶明者非日莫可象也
日入在地下矣曷爲謂之地中環地之周皆有履地而
居者我以彼爲下彼視我亦以我爲下矣吾視日而不
見也見其入於地中耳據見之辭也不見日何以知其
猶明月星借日以明也日入地中而月星見用是知日
之猶明矣何以知月星借日之明月入於闇虛當日之
衝則食以其地鄣之不受日光則不明故知其借日爲
明矣明入地中何以爲明夷象也象何以明夷夷者傷

也日之明猶是也入地中固不如其出地上乎時闇世濁之象乎然則君子何爲以明夷君子以明夷居時艱所以者小也君子以明夷莅衆則大矣時康亦以之用是見君子之善取象也臨之曰莅莅衆曷爲用晦而明莅衆者明自用明之所夷者多矣衆亦晦之也晦其明衆亦明之也君子曰與衆星與君子不以明傷衆是故風采臚言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風上火下曷爲謂之風自火出火炎上氣融爲風風非自外至者也自火出耳自者有本之辭也風自火出何以爲家人象

也象何以爲家人風之興自火出教之成自身出也君子以家人之教待成於身也成身不過乎物物不過乎則君子言孝言慈而躬行之有物之言依於孝慈有恒之行不過乎物言行者自身出也君子言行成於身而教成於家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上下者指事之辭也火炎上也澤鍾下者也上火下澤何以爲睽象也象何以睽炎上者上鍾下者下則是常不相與也睽者乖也君子奈何以睽君子於其相與也無相阿善用睽者也何謂同而異不苟同也

☵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山上有水我見山而不
知其有水也我登山見水而不前耳山上有水何以爲
蹇象也象何以蹇蹇者往而遇難也山可踰也水不可
踰也故曰蹇君子奈何以蹇以蹇而反未晚也何反反
諸身反身莫如脩德德備於我身者也何以脩之去其
不善誠其善

☳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此水也曷爲謂之雨從乎
雷也曰雷雨竝至之辭也作者起也雷雨作何以爲解
象也象何以解陰陽之氣相持而不散雷雨作乃散矣
解者緩也有其急之不緩則已蹙矣君子何爲以解以

赦宥也赦宥非縱惡乎過乃赦耳過者眚也眚則肆之
雖大緩之也非眚雖小亦弗肆也宥罪有三一曰弗識
二曰過失三曰遺忘罪成爲罪矣然而有是三者不可
不宥之也肆赦緩之也宥寬減之也解之象也

☵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山下不必其有澤也今
則有之耳山澤氣通者也山下有澤何以爲損象也象
何以損山宣百物而澤氣助之澤滿溢決而山障防之
損者有所失之謂也有所失則不盡失矣君子奈何以
損以損損其忿與欲也忿感自外欲動自中果欲無忿
則是絕其情也欲無欲則是傷其生也懲之窒之耳何

謂懲之艾之也創艾於往時而慎其後也何謂窒之塞其流也欲之流則不可禁矣懲或爲徵清也窒或爲憤止也不惑於忿謂之徵不縱於欲謂之憤忿欲者譬若澤水之波溢也忿之溢常疾而欲之溢常徐是以懲窒異用也惡澤之時溢不可竭澤以止其溢也常障防之耳聖人不言無欲而常言寡欲不戒無怒而戒在不遷是故情欲一於道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者何竝至之辭也風雷何以爲益益者有所增長之謂也風吹萌爲天天者雷動甲坼矣繼長增高功未有過於風雷者也

鬻發則凋落矣風之從雷長養之風也君子以益之用切矣見善則遷善則日益也有過則改過亦益之也則者速辭也遷者舍己以從人改者不憚不吝風自此之彼其象爲遷雷震動而發其象爲改

述贊上

生生第一

周易義說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生天下者王天下君公卿士養之稱牧也字之稱子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者休之利人者因之易曰不言所利大矣哉費於無用是謂棄於地十年不復大者構兵其次官室其次雕幾纂組是已興利於民道費彌豐君施之民生之易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君人者因天因地因人六府不竭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民易使國可為也民說其

上則易使矣民何以說君子動欲生之動欲全之理財厲
禁民皆喻其志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無肩好貨浚民以生乃不生生易曰觀我生觀民也

易簡第二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絕華
務樸孰若含之謝煩執要孰若化之聖治易成而不苟事
易舉而百度張天地變化萬物阜昌王人司化煥乎有章
易曰含萬物而化光爲上務察爲下務飾爲上務操爲下
務隨廟廷之下其遙遙衆人皆默不可獨言易曰天地閉
賢人隱無爲不測利器不以示人人各有心相避相迎詐
僞萌生是故其上易知其下易治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治成於閔政敗於深易曰浚恒
之凶始求深也

達順第三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惟道達順是以希言自然順亦自
然聖人不欲順之是以大業生惟民爲有欲順其欲是以
理得奈何欲民無欲知順者知道知道者知天易曰天地
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而民服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生也日月周也四時信也

鬼神順也天有太一下行九宮五神司令若吉而選凶大人開闔陰陽弛張柔剛順存而逆亡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至人不術不疑不卜

隨時第四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聖人非不爲主夫惟無我爲萬物主非不爲大以時爲大有生皆欲自遂皆欲自主皆知不敢違時聖人時不違之是以物莫之違易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作大事必當天人天人之間不可以邪妄爲說易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法禮第五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君臣父子之間其粲然者乎等嚴而不可越殺辨而不可溷非故作之皆生於人心威儀秩秩止亂於未萌止泰止爭是以聖人不欲默然泐然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皆知禮之爲教不知禮之爲養世治物蕃情恬力舒盛則將衰禮爲之節文易曰嘉會足以合禮聖人不徒儉有禮以爲經久禮不廢國用足民用饒是以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易曰節以制度

利義第六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責義不量力則煩苦而傷恩恣情不率義則害直而人不服義可以死死猶維世以死赴義未必不完罔生未必全民不苟生故常存不苟取常足義者利之源易曰利物足以和義物性在實人性在義實爲種根義爲命源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將爲和同渾乎其無所分以術爲尊難乎其爲君將爲善下若谿若谷以小國取大國民不知辱難乎其爲後義在人倫粲乎理分精是道者不可踰易曰義以方外信不素立者父疑其子婦疑其夫子然常獨居信素立者不戒以孚敬則人倚之義則人服之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利之至也不素習之无不宜之義也達諸天下和也

尚賢第七

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爲國不可使人有幸心貴不必賢乃後人爭求貴矣是故幸者爭之機奈何欲不尚賢以止爭易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爲君甚逸非徒靜鎮之以無爲在於得人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善養賢者非徒養其身又養其氣氣生其類易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吾使離朱視之又使盡述之吾亦至明使師曠聽之又使終語之吾亦至聰是故明君以聖賢爲耳目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

光施第八

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損上益下其道大光治莫如嗇勝莫如柔然乎哉然乎哉君子不敢儉於一時貽無窮之費不敢教習柔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無以口惠衆怒之的一哉王心澤及四國易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分人以財亦日不給慎選司牧除其螟螣易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應志第九

易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侯王自稱孤寡所以戒之獨而不咸衆將自離吾恐抱一者廢百雖有忠言無所動之易

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聖人不以已治天下善善相生所存者神感其至神之機乎悲者易悲思者易思所感自他感之自中人心本和平失所乃乖盛世之民無噍殺慢易廣賁滌濫之情民靜則思善是故以善感之不知者以人心爲僨驕而不可係故以仁義爲撻人之心是謂誣人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可者衆可之否者衆否之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敦化第十

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專一純固者可以成化易以內柔外剛爲否柔在內而剛得中爲中孚克己以柔復禮以

剛天下歸仁之謂孚聖人舍己從人是以化人易曰孚乃
化邦信及豚魚聖人不言以身刑之民見外反內墟墓之
悲灌獻之嚴聖人以禮治目以樂治耳皆使反之心不知
禮者以禮爲亂之首使後世棄禮任刑易曰觀盥而不薦
有孚容若下觀而化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祭
以事神而民化之謂之神道吾不知希夷元妙之名

辨疑第十一

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謀臣之言先事
十年忠臣之言先事百年善其事消其萌不知其言之功
其言令人思其事不可追春秋之道貴賤不嫌者同號禮

卿不儼君士儼君防嫌於微臣之作福威家國其災易曰
陰疑於陽必戰子言之曰立妃設如太廟則庶嬪違立子
設如宗社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心莫敢援於外大夫故
曰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分素定則無逆志禮素
定則無逆形君子無易言無苟笑左右比暱不敢窺覲國
本則萬邦貞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憂小第十二

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小忠易親小信易任小辨易從
小勤易念小忠害義小信害誠小辨害政小勤害體好賢
疾佞中主之常疾者甘好者憚疾者戚好者疎易曰君子

好遯小人否也夬夬也剛夬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小人不任以大計所以全之易曰以宮人寵終無尤也小
人所以易親者由其不躬好名是以善爲君者不忌其臣
君有諫臣君之美能容君有計臣君之美能從君有功臣
美獨享其成善爲臣者亦不有其名善則歸君易曰陰雖
有美含之弗敢成也親小人者愛其不我煩是以擾人愛
其不我違是以悖政民甚畏死奈何急之民甚畏上奈何
疾之箠楚之下雖有十口莫能自言如使民能自言雖有
僞者吾能折之易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上奏畏卻能吏甚文淑問如臯陶不知其冤易曰賁君子

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孔桑之忠孔桑之才惟國之災亦已
之災君子仕道不仕其言道誠於中何言不從易曰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告公從以益志也

易亂第十三

易曰亂者有其治者也天難與堯禹人難開殷周生民之
初狃狃獠獠赤日流金浩水襄陵獸將食人吾不知自然
之何以治哉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何以覘國其
民安其國本不搖天爲民求寧君爲民求寧取國不用陰
謀我來寧爾之不寧是以莫我膺水地曰比其象爲親吾
不知以靜爲下以大國若下流易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人有恒言以奇用兵兵法尙奇詐服詐阬積尸大陵屢勝之國其究爲弑屢世之將其死不葬伊呂其有是與殷周其有是與易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人奇我正我其爲成安與曰否善爲兵者先正其名正其君心揅熱拯深正其臣節正其伍卒吾何以知正之勝奇哉以此易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保存第十四

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天下大治君明以勤明不苛小勤不叢脞天下久安長治易曰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斤斤之察

易偏也契契之急易竭也是故保豐尙大也中不致昃盈不致食也國依山川民依於信國危守之以信雖敗復立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至道有剛柔無反側功成無後艱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天下不治卽亂是以旣濟者愈危易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君子治事常若未濟汔濟矣乎

述贊中

周易義說四

正性第十五

性果同乎伯夷清伊尹任性不同乎塗之人可以爲堯舜
命果同乎舜禹登庸而仲尼旅人命不同乎舜禹典謨而
仲尼春秋各有正性各有正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不獨生
至道不虛行因而繼之人之善也所以成之人之性也崇
德廣業致知隆禮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不崇不廣不致不隆不盡性不自成也易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初堂遺集
鮮矣由於天道而不知繼之以人道故君子之道鮮矣

觀天第十六

易之言天屢矣天道亨者正也天命祐者正也天地之情正而已矣言天道必舉日月四時陰陽之運已矣法天行不已已矣彼以虛靜恬惔寂寞無爲謂天者吾不欲知之矣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顯道第十七

聖人之所謂道不過生養教誨之方君臣父子之交奉是而不失天下久安長治異學之言甚乖曰天乃道道乃久一倡萬和是以論道者謂之無聲無形可約可散昔日昭然今日昧然其究爲長生久視之說以禍天下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吾誠不聞久在道外道在天先其流又有本天之學是以不得已於是非之辨

新德第十八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老氏之言無難知一曰虛一曰靜一曰歸其根虛故無靜故一歸根不新成不皦不昧綿綿繩繩曰精曰真異學胥不出是聖人之道不然充實不言虛無明善不言靜一曰新不言復其初不息不已穆穆亶亶明德不顯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盛德靡止境大業無終易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崇知第十九

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行吾所信非行之不至所信至乎至聖必大智大賢力行是故學以求知問以求明慮以求得學不厭博不欲其無所歸問不厭詳不欲滋之惑多聞見而擇之周咨而處之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習教第二十

易曰德博而化備衆德者可以成衆德教不立異在實其行教不速成必易其心易曰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大聲春容塞其耳者焉使聞大辨甚晰祕其思者焉使識

今之教者曰勞與寐者言令飽者餐彼夫不求焉倡而使酬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學爲發策決科以求伊周學爲取青紫以求曾史嗟乎斯之人教調教欺貽安之謀基禍胎憂易曰蒙以養正何以邪曰私曰僞易曰閑邪存其誠滅情絕欲卒以不克節以致中情欲皆得易曰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盡其心竭其才忠則有功明而履之行而底之信則有成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賤莫賤於無常業無常則不成行無常則不行易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士何業言無餘行無僞居之無倦如斯而已矣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無澤人之功者當有澤人之言

易曰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察倫第二十一

易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聖人欲明其德於天下者非以耀之使昧者明令過者裁以爲人倫規矩易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聖人不欲潔身所以明倫歸潔其身箕子文王之臣至矣乎文王不自聖免於羑里箕子不自清辱於囚奴濁迹殷誠殷殷田田冀萬一然死者不易生者實難不敢安之若命彼視君父甚泛然者猶然笑之謂之適人之適是以慕於不材嗚呼箕子文王其不可及乎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

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友所以達天下者友也者佑也獨行當沉淵獨言當絕弦易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忠臣孝子知必死而蹈忠孝臣不純臣子不純子蹈必死又焉用之矣易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孝有巧變事親不欲儼威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以嚴得悖非失在嚴不正其身者亦不能正其家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述贊下

周易義說五

研幾第二十二

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任大事者必有全力濟大難者必有全識力與之持識與之幾堅者不可動明者不可疑易曰剛健而不蹈其義不困窮矣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身任天下不以身殉天下易曰進退无恒已不可失不可爲衆的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道不守靜不專致柔成天下之務不以爲身以陽勝者不以陰荷易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得喪不明入而不能出得喪大明往而不能返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藏用第二十三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以政試學者害政以人試術殆人以材試斲者毀其材易曰行而未成是以弗用道違然後止是故以背爲止所上下不交君子不仕憂其時而違其身遺其榮而晦其明易曰艮其趾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老氏知止以避辱聖人時止以應道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吾聞君子亂

信尚口乃窮也君子無已因人因於明不因於闇亦不失其親易曰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貞吉也因人猶慎之矧其從之易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夫大人者正已以正物是以出處嚴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衆賢升朝廷正士氣昌徒黨不行險謁不興易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君子不與人疑不致物慢疑人者人則疑之慢物物慢之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尚剛第二十五

易曰其柔危其剛勝邪天以陽剛爲用休之以陰柔是以剛反爲復彼以陰柔爲用者其說以無用爲用是謂天之



原件短缺

P35

初堂遺稿
賊彼故以妖爲善之復是謂不知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力求勝者窮以正求直者達君子惡暴戾重剛強知此者可以知德矣易曰不利卽戎所尙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聖人巽以行權以成其志是以剛巽乎中正不巽乎邪柔以濟剛不以制剛行其志不屈其志易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事變第二十六

易曰通變之謂事五日異候變而必復易曰後得主而有常無爲猶有說吾不知無事之云日月日運故常明江河日流故不竭民生日勤故不匱是以王公歲省卿士月要

也善攝生者無死地此外形骸之說也吾形可儆神不可儆水火兕虎兵刃無所加其害謂之無死地言老莊釋氏者率主此聖賢之道不然事樂得其義心樂得其仁死生窮達無入而不自得易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無過求全過求全者惑易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無不可以爲有內積者外光吾不知元妙之名務實不務虛無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原件短缺

P37

初堂遺藁

戴先生行狀

歙洪榜著

曾祖景良故不仕 妣邵氏 王氏

祖寧仁故不仕 妣程氏

父弁封文林郎 妣朱氏贈孺人

本貫徽州休寧縣由山鄉忠義里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脩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寧隆阜因家焉世為休寧人先生為嫡長宗先

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 年補
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奉

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
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
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
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
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
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子朱
子所注云爾卽問子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

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
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
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畧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
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
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
及漢儒箋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
本六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舉
其辭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
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爲經之
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

以通其辭繇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名在一事
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
道而不留餘議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
以運行則揜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
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
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
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
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
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
季秋繫之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

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
史志載步筭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
古今之真偽辨箋解之得失決曾厯至朔之當否不知少
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
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
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剏立翻語
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
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
憶也中土準望用勾股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斡比例
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

明西人之算者咸昧其由來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
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
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
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厯算推
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
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
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知不可以
雷同勦說瞻涉皮傳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縣如臬之樹
苟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
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

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是擇于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
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
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卽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
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
能容受不復求遠者大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
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於制數
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
知文之爲末而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被之
于文其于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
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然而未履其巔未跨其涯故其

所得終于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
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
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
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矣文辭之不達則所
謂義理固一已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
不可誣也蓋先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文強識
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
說八人心最深者辭而闕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
可以相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先生之自邵武
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

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
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幽極眇於有明以來尤愛
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旣奧曲辭復
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源先生瀚
以此名於時家於江寧文林公因往江寧命先生步隨以
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叩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
誠不能有所益因館于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關以
文事旣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
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令爲時義一通先生援筆
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

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自江寧歸時淳安方
棨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已所不
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
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
言其命意之精同學者駭嘆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
郡守何公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於書
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亦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
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
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
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

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
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
亦歎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時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
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曰從江先生方先生從
容質疑問難蓋先生律歷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
也先生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
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爲考工記
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諸書皆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
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嘉歎
不絕于口由是江以南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

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來賈馬服鄭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哀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衆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紀君昀餘姚盧君文弼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時大司寇秦公謚公方爲少宗伯編纂五

禮通考之書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榷其所采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推步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於秦公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疾卒於家先生爲之狀其行實及著書卷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盡取江先生之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先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間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今古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逕過知州郡之沿革遷

徒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
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疎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
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
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卽圖上批示令再
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
以爲神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
傳至今經注溷淆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爲掇拾辭采之書
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
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
考輿地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

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

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散篇內因得見酈氏自序
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卽以是屬校正上其書

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
子治經之士所當知故其自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
發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歷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
極旋機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
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旋璣何指
而虞夏書之旋機注徒以爲可旋轉曰機不得其本象先
生以爲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旋機者

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樞黃道極爲右旋之樞
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
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游故周髀
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
之用是知唐虞時設旋機環轉於中擬天黃道極者也先
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旋機玉衡之遺制其
在館也屬校周髀書先生悉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亦得
旨刊行先生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
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
見先生校正是書焚膏繼晷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

有圖而今闕補之書旣進亦得
旨刊行皆有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
益明先生嘗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集衆家之大成俾
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
學者宗之比于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氏所注周易尙書
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謂當
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
年校讎是正用功尤深適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釋
其書全載鄭氏原注因校李書卽考定鄭注實可爲此經

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焉又嘗以爲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譌漏畧採撫羣書以爲考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進而先生以卒矣先生所著書今文尙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記圖二卷大學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四卷勾股割圓記三卷歷問四卷經說四卷原賦注一卷通釋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籌算一卷氣穴記

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四卷制義一卷先生嘗爲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業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工寫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爲道釋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

於其事私者逞已以縱欲無良而慳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于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

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

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
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
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
以作也先生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爲本故常稱漢
書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
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先生未
嘗不三復斯言也今巡撫陝西畢公沅素與先生相知因
陛見入都就見先主先生所居巷隘不容車馬步入坐定
因乞先生言先生爲言大吏以知人爲難夫鄉曲之氓問
其令君之賢否言未有不當者自監司至督撫泣其上或

云耳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日歛後學洪榜謹狀

初堂遺藁終

